職官分紀

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職官分紀卷六

宋　孫逢吉　撰

門下省

隋百官志門下省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四人掌侍從左右擯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侍（案隋志以前歷代沿革原本並缺）郎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公車太官太

醫等令騂騮廐後丞齋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各六人録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使各八人統局六領左右局領左右各二人左右直長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丞監各四人尚藥局典御及丞各二人侍郎師尚藥監各四人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齋師四人殿中局殿中監四人隋門下省納言二人給事黄門侍郎四人録事通事令史各六人又有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諫議大夫七人散

騎侍郎四人員外散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
並掌部從朝直又有給事二十人員外散騎侍郎二十
人奉朝四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等兼出使勞問統城
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城門局校二人直
長四人食醫四人尚藥局典御二人侍醫直長各四人
醫師四十人符璽御府殿內局監各二人直長四人煬
帝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為殿內省并尚書
門下內史秘書以為五省門下省減給事黃門侍郎員

置二人去給事之名移吏部給事郎名為門下之職位次黄門下置員四人從五品省讀奏案廢散騎常侍諫議大夫散騎侍郎等常員改符璽監為郎置二員為從六品加録事階為正八品以城門殿内尚食尚藥御府等五局隷殿内省十二年又改納言為内侍

唐百官志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龍朔二年改門下省曰東臺垂拱元年改門下省曰鸞臺開元元年曰黄門省）門下侍郎二人正三品下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給事中

四人正五品上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符寳郎四人從六品上典儀二人從九品下城門郎四人從六品上符寳郎四人從六品上門下省有録事四人從七品上主事四人從八品下有令史二十二人書令史四十三人甲庫令十三人能書一人傳書二人亭長六人掌固十四人修補制勅匠五人裝潢一人起居郎三人贊者六人

職官志初秦漢置侍中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

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門下其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

六典初秦漢置侍中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歴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國初皆曰門下省龍朔二年改東臺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鸞臺神龍元年復舊開元元年改黄門監五年復曰門下省

國朝門下省掌讀省審覆奏駮正行御史所糺諸司不法考察吏部擬差職事官奏斷獄案受發通進表狀進

寶印差行事官給遞馬券賜旌節及命婦冠帔僧道紫衣師號應有法式所上之事

侍中 納言

前漢百官表侍中秦官也侍中加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得入禁中

後漢百官志侍中比二千石 漢官秩云千石周禮太僕干寶注曰若漢侍中 本注曰無員常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

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輿轉為祭酒或置或否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覘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劒員本八人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正令官出入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上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由是侍中復出外

後漢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加黄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漢舊儀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禄大夫為之得

舉非法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
則對壁坐則伏茵
璪濟要畧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黄帝侍中周時為
常伯常者言其道徳可常遵也秦始皇復故冠貂蟬漢
因而不改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
秩二千石
應劭漢官儀侍中周官也金貂蟬左金取堅剛百鍊不撓
蟬取居高食潔口在腋下貂内勁悍而外温潤侍中便

左右與帝升降論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
玆又曰侍中秩千石黄門有盡宣署玉堂署各有長一
人

晉職官志侍中按黄帝時風后為侍中於周為常伯之
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員以功高者
一人為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别加官者則非數掌導
賛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
不帶劍餘皆騎從御坐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

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哀帝興寧四
年桓温奏省二人後復舊
宋百官志侍中四人掌奏事直侍左右應對獻替法駕
出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殿內門下衆事皆掌之周公
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即其任也侍中本秦丞相
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
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褻器虎
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

壺朝廷榮之久次者為僕射漢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
掌侍左右賛導衆事顧問應荅法駕出則多識一人負
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世
改僕射為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出禁外
有事乃入事畢則出王莽秉政復入與中官俱止魏晉
以來置四人別加官不在數秩比二千石
南齊百官志侍中漢世為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
而大意不異齊世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永元三年

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前代未嘗有也侍中
呼為門下亦置令史
陳侍中舍有八區論者或言員本八人
後魏書侍中魏末置成軌王溫平李封津並為中侍中
隋百官志侍中四人掌侍從左右擯相威儀盡規獻納
糾正違闕後齊侍中六人後周初有御伯中大夫二人
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為納言二人煬帝改
為侍內

唐百官志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揔而顓判省事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鈔謂祭祀之度國用授六品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當者二曰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廷之疑事下公卿議理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狀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上言稽首言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通送御史臺御校送謁者臺通者也表者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右下附曰某官某甲上以詣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大夫以下皆言姓

報章曰聞報奏曰可其表由尚書報所由云已奏如書
凡章表以啟封其官家事得皂囊其有疑事公卿百官
會議而執異議者曰駮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
愚戇異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漢承秦
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慕古改昧死曰稽首光
武因而不改章表制度自漢以後多相因循隋令有奏
鈔奏彈露布等皇朝因之其駮議表狀等
至今常行其奏鈔露布侍中審自餘不審以上乃審其
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行幸則負寶以從版奏中
嚴外辦還宮則請降輅解嚴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升殿
則奉玉幣盥則奉匜取盤酌罍水贊洗酌泛齊受虛爵
進福酒皆左右其儀饗宗廟進瓚而贊酌鬱酒既祼贊

酌醴齊耤田則奉耒四夷朝見則承詔勞問臨軒命使册皇太后皇太子則奉詔降宣命慰問聘名則涖封題發驛遣使則給魚符凡官爵廢置刑政損益授之史官既書覆涖其記涖職事官六品以下進擬則審其稱否而進退之武德元年改侍内曰納言三年曰侍中龍朔二年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曰納言開元元年改侍中曰監天寶元年曰左相至德二年曰侍中

唐官品志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掌禁令

六典侍中二人正三品晉令侍中品第三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東晉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梁氏秩二千石品第三後班第十二陳氏依梁魏侍中六人加官無數初從一品太和中革令正第三品北齊因之隋氏諱忠改納言置二人正第三品唐大歷二年陞為正二品

五代史百官志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預諸公論國政

國朝元祐令侍中正一品

出則參乘入侍左右前漢金日磾為侍中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嘗有過失帝甚信重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而反貴重之帝聞之愈厚焉

冠鵕鸃

傅脂粉惠帝時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年十二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為侍中年十五張良子辟彊年十五為侍中年十八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封侯參乘張彭祖宣帝時為侍中少與帝同親硯席以舊恩封侯出則參乘九男為侍中史丹元帝世為侍中帝出陪乘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谷永對云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无敎戲驕恣之道則左右肅乂羣僚仰法也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一曰帝任使之人此為長也子孫為侍中張安世自宣元以來子孫為侍中

帝以為忠上官桀為中廐令上嘗疾及愈見馬多瘦怒曰汝以我不復見馬耶桀頓

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為忠親近之以為侍中

宜寵異之

班伯為侍中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聞帝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勲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有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遊賞而復經書之業太后甚悦

內輔參聽斷

後漢和帝紀皇太后詔守文之際必有內輔以參聽斷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敬受侍中言以為後戒

謝承後漢書劉陵為侍中車駕祠南郊陵參乘上起早升輿眠恭蹤接覺曰陛下萬乘之主宜正立上有悦色曰敬受侍中言以為後戒更自整頓

諫止開鴻池

趙典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濫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

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強項真楊震子孫 楊震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猶虞帝之於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博選耆儒宿德 朱穆因進見復陳奏臣聞漢家舊學置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子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

面稱朕違 爰延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如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亦可與為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廷爭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命矣

著楚辭 王逸字叔師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代其賦誄書論

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書三百二十三篇

諸皆少年 李固字子堅諫帝云臣一日在朝會見諸侍中皆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

伏青蒲上 史丹為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親疾侯上間獨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

親密近臣上進見問得失 謝承後漢書公孫瞱拜博士侍中國有疑事常使進見問其得失所陳皆據經依義補益國家深見省納

據經依義補益國家上疑事密問 劉淑為侍中朝夕見議堨忠於朝補政二百餘事皆著為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諮問焉

八俊 周舉字宣光順帝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奏舉為侍中與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太尉長史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解經不窮 東觀漢記戴馮為侍中正旦朝會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問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

者馮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重坐五十餘席上

含雞舌香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使含之雞舌香頗小辛螫不敢咀咽自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訣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賴僚友請問其慙失求眎其藥及口香共笑之更為含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於此耳其餘闒茸不可稱

三代侍中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竝帶青紫三代侍中

綠車載送

衛尉府衛尉金敞疾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送衛尉府載以皇孫車寵之

引在帷幄張衡為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常侍問衡天下所疾苦者

問舊事輒對李直字元春為侍中章帝西謁園陵直陪乘問舊事輒對由是見重

彤管貂璫魏應璩詩彤管弭納言貂璫衣武弁出入承明盧車服一何煥

對求徑寸珠蘇則字文師帝問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可

復求帝益得則對曰若陛下化洽小國德流沙**滕非佞**漢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為貴也帝嘿然

人枕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枕也**在職三年多**

所駮易盧毓為侍中是時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律制之意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以君明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不及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駮易**在朝畧不交接**劉曄字子陽為侍中在朝畧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引裾**辛毗遷侍中時帝以從冀州戶十萬實於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奮衣不還**領丞相東西曹掾**陳羣為侍中領丞相東西

曹掾

戴蟬珥貂 王粲為侍中文帝贈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上

執虎子 魏畧舊儀曰侍中親省起居俗因謂之執虎子始蘇則為侍中有與則同隱居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適京師見則謂之曰仕進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也

強識博聞 魏國既建杜襲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強識博聞太祖遊觀多得驂乘至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晝視可矣於此欲兼之乎

弱冠 蜀志關興字安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

招納蠻戎 馬良字季長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谿蠻戎渠帥皆受號印咸如意焉

服不精細食不重膳 吳志大帝時是儀為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貧困家無儲蓄聞之幸儀

舍求視蹏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

掌御唾壺 孔氏連叢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時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見

在朝稱為儒宗 益部耆舊傳董扶少從師學大將軍何進表薦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宜勅公車待詔以異禮諮謀奇策靈帝徵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待

七車 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水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怪其異遣問之荅曰帝之後第七車知我所以來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現耳

七世 三輔故事金日磾忠勤守節金氏七世為侍中

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文士傳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興一代之志 魏志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釆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王粲等六人最見名而粲時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志

其不可勝紀**識舊玉佩**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絶無佩玉魏侍中識漢舊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以能書留補**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安平王孚為魏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即位還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有經國之幹**晉任愷字元褒為侍中有經國之幹萬幾大小愷多管之愷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貂蟬盈坐**趙王倫僭即帝位同謀者皆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皆命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假還本鄉葬妻**魏舒代山濤為侍中舒三娶妻皆亡於是自表假還本鄉葬妻上賜地一頃錢五十萬**恂恂**

濟濟 王濟自武子為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乾武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血濺御服 嵇紹為侍中天子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潰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

問貂璫不知所出 桓帝末侍中蟬參乘問貂璫何法不知所出又問地震云不為史還宮左遷議郎

改詔 王坦之為侍中簡文帝疾詔大司馬溫周公居攝政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

領衛優重 沈演之為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為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宰相便坐 上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也 陸玩遷侍中玩雖登公輔

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莫亮累世常以弘厚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蔭其德宇

位未及扶醉未及亂 語林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復臨出拜殆不能復起帝因呼人上殿扶虞侍中嘯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非分之賜所不當當時美之勑左右疏其語

對旋頭之義 摯虞決疑要注曰晉武帝時彭權為侍中帝問侍臣旋頭之義何謂耶權對曰秦紀秦國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旋頭故使武士冠之以衛至尊也

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七賢傳山濤為侍中詔曰濤清風淳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顏含別傳含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喉舌機要也

老公授藥 續搜神傳程咸字延休其母懷娠咸老公

授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貂拂帝手 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竝為侍中情任親密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朕反陪卿 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閤偃將匐帝乃接之曰朕反陪卿

方之金張三族 陸慧曉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歲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三族

諫射雉 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宋孝武新年拜陵寢興宗負璽陪乘及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俱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

以形短小而止 陸慧曉為吏部郎明帝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而止後為右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為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備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較其

二者貂蟬綏拒袍笏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其切者乃以慧曉為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

直是我家衰　王晏前為侍中卒文帝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

管機凝務端朝贊契　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安王宏墓銘云管機凝務端朝贊契

四賢一時之秀　劉湛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並為侍中文帝於六合殿與四人歎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也同管侯舌恐後難繼也

謙虛自退　王僧綽為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風力獨幹冠冕一時　殷景仁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獨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解璽　南史齊謝朏宋朝為侍中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

王晔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令稱疾欲取兼人晔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晔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冠貂投地 張敬兒為南齊侍中領軍將軍又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及臨誅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敬兒有軍功感邪夢為誤言跡覬覦以至殲亡亦理也

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庚杲之字景行美姿質善言笑嘗兼侍中柳世隆在御座謂齊武帝曰庚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固當與其即真上甚悅王儉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

以清美假職上

燭燒貂 梁隆雲公見侍郎門

採薪得貂蟬 江淹年十二時孤貧採薪以養因得貂蟬一具其母曰此固汝之休徵也汝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着之後果拜侍中

四官皆珥貂

朱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武帝寵任歷官自員外散騎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世未有也

貪財冒賄　异為侍中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饋餉曾無推拒遠近莫不忿疾財賄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所散施廚下珍羞常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别房亦不分贍侯景鎮壽春累啟請與魏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二百兩异取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以討异為名景至城下又射啟言誅异等則臣按轡北歸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慚忿發病而卒

樹為侍中折　羊侃入南朝授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遊苑侃預晏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分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既而果折因號此矟為折樹矟

門中久無此職

蕭芥為侍中闕選司舉王均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芥為之芥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

王訓無謝彦回 王訓為侍中武帝問何敬容曰謝彦回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彦回宋明帝時為侍中

斂諸門鑰付柳侍中 柳度遠為侍中嘗失大禁中鑰鸞懼帝悉斂諸鑰問侍中何在至即悉付之

喻旨公卿對問帷扆 王筠為侯元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舊儒之胄積德累仁之家九世七葉之華相朝仕漢之貴不然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仲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對問帷扆陪六尺之與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途隕絶

樞機規獻實在得人 丘遲為范衛年讓梁臺侍中表懷鉛早歲不以隕獲累心躡屐晚年豈以充詘在念蓋樞機規獻實在得人況在庸微何用膺荷

六尺

之内陪接天光任昉為王思遠讓侍中表行則六尺之内陪接天光語則服璽申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奏於金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遷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云云職思近切任掌揔綸陸倕張侍中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揔綸魏選異才漢承高德異才高德上二賢相得傅咸集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内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欣咸亦慶之乃賦詩以申懷曰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輝主喉舌魏志應璩雜詩曰侍中主喉舌萬物無不亂七葉珥漢貂晉左思詩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金張之家七葉為漢侍中也為服三年喪者四十餘人蕭方三十國春秋曰丁未王師敗績於蕩陰侍中嵇紹以身捍上因遇害紹既死之後為服三

年喪者四十餘人

通理有才義　虞預晉書河間成都王舉兵向朝廷北討徵嵇紹為侍中天子蒙塵其右將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為侍中

大奴故自得鳳毛　世說王敬倫美姿容以父作侍中公服從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故自得鳳毛也大奴王劭也亦見中興書

帝思其言　華陽國志譙陸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陸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思其言徵為侍中

監典後宮出入臥內　後魏羅吉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

攜杖出入　甄理為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得攜杖出入

貂鼲映首日月在躬　北齊邢子才為彭城王奏讓侍中表曰貂鼲映首日月在躬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慚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無待諠譁之議素飡之責豈須噂沓之口云云

金蟬

質絹 李忠拜侍中後以年漸遲暮言於執政乞在閒職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以本官領衛尉卿辛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得斂至以金蟬質絹乃得斂焉

飛蟬集冠 見散騎常侍門

五貴 隋蘇威為納言與左翊衛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之為五貴

惡人異己 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

諫高祖與貴臣同坐 唐高祖即位言則稱名與貴臣同榻而坐納言劉文靜進曰昔晉元帝與朝臣共坐王導奏曰若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過自卑屈下何以自安乖乾坤之定位願陛下改之

占奏搢紳屬目 陳叔達字子聰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辨善為容每占奏搢紳屬目

頡利懼而走 楊恭

仁授黃門侍郎尋為涼州摠管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
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
懼而**就加**上**言賣果蔬與人爭利**蘇良輔垂拱初遷冬
走官尚書拜納言留守
西京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
良輔曰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
人爭利**諫以金塗九鼎**九鼎成則天令以黃金千兩塗
遂止之納言姚璹諫曰鼎者神器貴
在質樸豈待金色**請率先百寮出任刺史**長安中則天
方為炫燿從之嘗與宰相議
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等奏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
革止息倉庫殷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夙夜
慚惶不知啟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
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
每除授牧伯皆再三被訴比來所遣外官多是貶累之
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

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黜近侍宰先具察則天曰御等誰為此行鳳閣侍郎平章事韋嗣立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奬擢承之外臺庶當盡職於是嗣立帶本官兼檢校汴州刺史

韋公真宰相

韋安石遷文昌右丞尋知納言事時二張武三思寵横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言知惡而不去

王珪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娶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

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嘆美其言

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

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久之使不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遊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是前官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別置樞密責以忠效今乃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慚遂罷

言房玄齡等材自謂孰賢

明日語房玄齡曰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為朕言玄齡等材自謂孰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入將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舉臣

不如肯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

處事以情

魏徵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

上書戒中宗

中宗復位以桓彥範為侍中上書戒帝曰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於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云

軍國事委裁可

魏元忠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裁可

挺直

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御史大夫知政事李日知卒章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且即拜侍

中**后父**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宰臣裴炎固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為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策廢立之

褚遂良譖殺劉洎太宗征遼東初發定州在道不康侍中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証不已乃賜洎自盡初征遼東時太宗命洎兼太子左庶子輔太子於定州

賜宸扆台衡二銘馬燧以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宴賜畢還太原是行也德宗賜宸扆台衡二銘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為題額其崇寵如此

嚴正未嘗回容張文瓘拜侍中性嚴正未嘗回容請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

移疾他宰相奏事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

請息兵修徳以懐異俗 新羅叛欲議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見曰土蕃未安屯兵不解新羅復叛議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敝請息兵修徳以懐異俗詔可

不節堂饌 和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賦以自取名衆乃止

對地震 張行成高宗即位遷侍中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参乘起居或伺間陳請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

降諸武王爵 敬暉字仲曄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禄大夫為侍中暉表請武王悉降爵由是皆為公三思憤俄罷政事

言道不治罪二臣 宋璟

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縣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由此相飾後有受其蔽者帝遽命捨之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今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失帝善之

言日食修德 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録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恤人隱寬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食修德或言分野地重冀有揣合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願動天以誠無俟空文帝嘉納之

焚藁 高儉字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替搢紳皆屬目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無見者

進止詳華上甚得大臣體 郝處俊為侍中處俊性儉素土

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匡益甚得大臣體

應對必引經籍

上前作后國奢後為主邑丞 竇懷貞遷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己附離日視事退輙詣主第刺取所欲中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惟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鎣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尾木雜廝役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奢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切責之俄與李田知郭元振張說皆罷

免十死罪 劉幽求為侍中降璽書曰使夫高岸為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人以卿忘軀殉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十死罪書諸金鐵俾傳於後卿其保茲功業豈不美與

獻詩諫獵 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冬上畋於渭川知古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

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翺飛定翺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誡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雍熈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之

得蒲萄不食 陳叔達字子聰武德中拜侍中叔達明辨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毋可遺因賜物百段

未嘗漏洩內事 楊師道太宗時為侍中性周愼謹密未嘗漏洩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內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請出二息補外 源乾曜見同中書門下三品門

獻瑤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 裴光庭見弘文館學士門

賊不

敢害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即位晉卿年已衰暮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臥於私第蕃賊閙之輿入脅之喋不肯語賊不敢害

以辯說參帷幄 侍中魏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

諫王后之廢 韓瑗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尚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托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塵史冊哉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出辛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

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

韓瑗救褚遂良上

清儉不營產業 黃門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往來東都掌選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

奉身纔一布囊上

權傾中外 歸田錄曹侍中利用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宰執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內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啟曰臣已告侍中宅妳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但以三執不得已僶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兼侍中笏頭帶出於特恩 侍中賜毬路金帶俗

謂之笏頭帶自非二府文臣不得賜者唯張耆為樞密使李用和以有舊勲高貽永為駙馬都尉李貽亮亦以戚里四人者皆異侍中出於特恩也

門下侍郎

前漢百官表有侍郎無員多至十人比四百石

後漢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常侍從左右

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改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舊侍中黃門侍郎以省中宮故不與近密交政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多露由是王允乃奏

此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

漢官儀給事黄門侍郎次侍中侍從左右門通内外給事於中故曰給事中黄門侍郎

後漢輿服志禁門曰黄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黄門令然則黄門即給事黄闥之内故曰黄門郎本既無員於此各置六人

晉職官志給事黄門侍郎秦官也漢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

宋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掌衆事郊廟臨軒則一人執麾史官按劉向與子歆書曰黃門郎顯處也然則前漢世已為黃門侍郎矣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魏晉以來員四人秩六百石

南齊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亦管知詔令世呼為小門下

齊職儀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

漢中有黃門給事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賛相威儀典書其事

隋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左右擯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遺闕侍郎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一人對掌禁令後齊六人隋四人煬帝減置二人去給事之名

丹墀前漢尚書奏事明光殿省中以丹朱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黃門侍郎對揖

正君臣篇字劉向七畧曰孝宣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校正其字

得志自樂傅子曰王黎為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恥與毛曾並坐魏志夏侯玄弱冠為散騎常侍郎常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俄遷羽林監

在朝不結交杜恕為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沾飾在

朝不結交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每直省閣威儀矜嚴 杜恕拜黄門侍郎每直省閣威儀矜嚴

有籌畫智略 夏侯尚字伯仁文帝與之親友有籌畫智略太祖定冀州遷黄門侍郎

諫西征 鍾毓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威四方今者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慎動之時也遷黄門侍郎

旦夕侍講 魏畧董遇字季真獻帝時為黄門侍郎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

名播吳越 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在鄴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明帝時得吳降人問江東名士為誰曰聞有安國是時黄門侍郎上曰豐名乃播吳越耶後轉都尉給事中

諸葛亮命費禕同載 蜀志費禕為黄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

迎年位多在禕右而獨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用侍郎當如孫承顧榮

吴志孫承好學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時內侍多得罪唯榮承獨免常使二人記事承荅顧問乃下詔曰自今用侍郎當如孫承顧榮也

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

孫皓每宴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時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令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減以為罪

有大才令望

晉書顧榮任吴弱冠為黃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為稱榮有大才令望

不阿比凶族

嵇紹為給事黃門侍郎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馬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荅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以天下是非為已任

晉載記秦黃門侍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韋

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嘗手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千門萬户畫田即成 王隱晉書泰始三年詔中書侍郎張華博學有文理器幹其以華為黄門侍郎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内若指諸掌世祖問華千門萬户畫田即成

年十六 英雄記曹純好學問敬愛博士由是遠近所稱年十六為黄門郎

每納忠言輒壞其本 任嘏別傳嘏字似先魏文以為黄門郎每納忠言輒壞其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

子無褌 桓階別傳階為尚書令文帝見諸子無衣上搏手曰長者也是日拜三子為黄門郎

人門兼美 陳宣帝謂吏部侍郎蔡凝曰我欲用義興王瓚錢蕭為黄門侍郎卿意何如凝正色曰黄散之職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

從容論議參贊大政 後魏書翟光為黄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

當時壯其忠謇陽平王之子匡爲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敬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遷授不謝謁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軍元義威刑尤盛允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義義謂順曰卿何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晉王以下拜於帝前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詣晉王第勅晉王以下拜於帝前

兄弟五人相代北齊書給事黃門侍郎河南陸朗弟駿杳騫彥師兄弟五人相代爲黃門侍郎其吏部郎今侍郎也事亦見路敬淳古今人物卓絕譜

置笏於地隋書劉行本爲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

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兄弟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咨者

對居近侍 唐書溫大雅遷黃門侍郎弟大有為中書侍郎對居近侍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兩

奉身纔一布囊 見侍中門

束帶至晚未嘗休偃 崔元綜長壽中遷鸞臺侍郎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

諫修蓬萊宮 張文瓘為東臺侍郎龍朔三年蓬萊宮成百官奉賀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其弊必搆禍難殷鑒不遠近在勝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

士可殺不可辱 張廷珪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以監決杖刑稍輕勑朝廷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

不可決杖士可殺不可辱也議者以為是

獨存規誡　李日知遷黃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新成池館中宗親徃臨幸從官皆預宴賦詩日知獨有規誡於其末章曰所願暫思居者逸莫使時稱作者勞論者多之

竟終喪制　張説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是時風教頹紊多以起復為榮而説固節懇辭竟終喪制識者美之

給事中

前漢百官表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次位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諫大夫皆秦制

漢儀注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掌左右顧問

後漢百官志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諸王就坐

晉職官志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黄門侍郎上無員

隋百官志梁集書省有給事中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

後齊集書省給事中六十人中侍中省給事中四人後周天官之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别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門下省有給事中二十人開皇六年始於吏部置給事郎名為門下之職位

黄門下置員四人從五品省讀奏案

唐百官志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課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駮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歲終奏駮正

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三司詳決失中則裁其輕重發驛遣使則與侍郎審其事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侍中而更焉與御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寃滯而申理之武德三年改給事郎曰給事中龍朔二年改給事中為東臺舍人咸亨初復舊

六典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晉令云品第五武冠絳朝服梁陳秩六百石品第七後魏史闕其員初從第三品上太初末從第六品上北齊從第六品上

五代史百官志唐同光元年給事中置一半

國朝淳化四年以給事中封駁隷銀臺通進司應詔勅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

官品令給事中正四品

傳朕八年 前漢元帝詔書蕭望之傅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呼其小字阿蘇 魏志秦朗字元明時帝即位授以內官為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隱匿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亦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

立德邈然 晉書任熙字伯達立德邈然拜給事中

宜在中朝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郎中張達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以達為給事中

俊才 荀綽兗州記袁準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拜給事中

有古之風 吳均齊春秋太子嬴於東宮遣徐文景造乘輿御物陶仁為給事中謂文景曰汝面當滅門仍移家避之後太子薨事泄文景賜死陶仁不哭時謂仁有古之風

宜在左右以敦儒訓 晉武帝詔燕王陳劭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帝室茂親貴遊子弟 束晳集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若遂從高品則非本意若精鄉議則必有降損

父有言則治臣有言而不治 梁湘東王繹孝子傳陳紀人寔紀子羣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何如祖父羣曰臣父有言則治臣有言而不治

犯宰執之怒 唐于敖為給事中昭熙初即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士李紳素不叶逢吉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知制誥龐嚴蔣防坐黨左遷信汀等州刺史及詔下敖封還詔書時人以為與嚴相善訴其非罪皆曰于給事犯宰執之

怒仲龐嚴將防屈不亦仁乎及駮奏出乃是論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而逢吉由是獎之尋遷工部侍郎

列其枉狀 李嶠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搆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雖知其枉懼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等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不為申明哉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

諫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 張行成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行成退而上書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列實無將相可用臨軒對衆與之較量損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納之

宜在瑣闥 郭承嘏字復卿轉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詔下西省送諸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

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闈狀守之中易為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欲優其俸祿督令廉問近闕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為給事中

時稱舉職 崔植字公修為給事中時稱奉職時皇甫鎛請减內外官俸祿植封還勅書極諫而止鎛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榷酒鹽利四段等加估定數植疏論奏物議罷鎛而美植

不擇時奏對 李遜為給事中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識啟沃不必擇辰今羣臣敷奏乃漢隻日是畢歲臣下覲天顏獻可替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

批敕有夕郎之風 李藩字叔翰遷給事中制勅有不可就敕尾批卻之吏曰宜別白連紙藩曰別聯紙是牒豈曰勅耶裴垍言於帝以為有宰相器遂拜相故史臣曰批勅有夕郎之風

執詞頭謁宰相 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

一曰杞當國𣁽誣陷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祐失守天下疵痏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之何宰相不悅命舍人草之詔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

以身為犧牲

閻朝隱為給事中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曲申悅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絹綵百匹金器十事俄改麟臺少監

凝碧詩

王維字摩詰天寶末為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其樂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聞之悲惻潛為詩曰萬户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詩聞肅宗乃特宥之

有迴天之力

張玄素遷給事中太宗詔發卒修治洛陽宮乾陽殿以備上巡幸玄素上書諫之太宗嘆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未十年鬚鬢盡白

國朝至道中以給事中魏

羽知漳州上曰魏羽羽雖有心計通明吏道但無執守易遷徙耳朕自任使以來未十年鬢髮盡白亦可憐也

左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前漢百官表散騎中常侍皆加官魏文帝令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如淳曰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散騎及常侍各自一官無員也多至數十人侍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

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馬並乘輿車並步浪反騎而散從無職也

後漢百官志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皆

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宮內贊導衆事顧問應對

應劭漢官秦置中常侍入禁中常侍左右光武中常侍

用宦者又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魏志文帝延康中置散騎常侍為一官省中置四人與

侍中同掌規諫不用宦者為官不過署令

魏畧黃初中始置四常侍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故

遂以為加官又散騎常侍比侍中貂璫揷右

環濟要畧散騎常侍騎而散從侍郎入侍左右出則侍

事於廊廡之下

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

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為

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

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同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揷右騎而

散從至于晉晉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為中

常侍後遂止常為顯職通直散騎常侍宋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泰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江左置四人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黄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元年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為四人員外散騎侍郎

武帝置無員

陶氏職官要録案漢初有騎郎常侍有貲者得為騎郎貲滿五百石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為常侍郎葢此官也

南齊百官志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典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年中雖華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集書

省職置正書令史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

隋百官志梁集書省置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各四人員外散騎常侍無員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各四人又有員外散騎侍郎常侍高功者一人為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散騎常侍通直員外舊並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宋代以來或輕或雜其官漸替天監六年革選詔曰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奏帷幄員外常侍特為清顯陸始名公之胄位居納

言典蒙優禮方有斯授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爲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直格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黄門郎陳因梁制

北齊集書省散騎通直常侍各六人散騎侍郎六人員外散騎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六人員外散騎侍郎一百二十人又領起居省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隋門下省有散

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並掌部從朝直又有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等六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武騎尉等員煬帝廢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常員

唐百官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人隷門下省顯慶二年又置二員隷中書省始有左右之名並金蟬珥貂左常侍與侍中左貂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為左右侍極咸亨復廣德二年升為正三品加置四員與元元年正月左右各加一員貞元四年正月勅省舊四員中書省

右散騎常侍二人等如門下省

六典左散騎常侍二人從三品晉置四人典章表詔命優文策文等雖隸門下別為一省渚宮云寓直散騎之省是也晉代此官選望甚重時與黃門侍郎謂之黃散晉令云散騎常侍品第三武冠右貂金蟬絳服佩水蒼玉梁加秩中二千石後班第十二後魏品第二下太和末從三品隋從三品掌陪從朝直寶應二年勅左右散騎常侍各置參官兩人令自揀擇聞奏參典亦置兩人後省

五代百官志後唐同光元年左右散騎常侍置一半

國朝官品令左右散騎常侍正三品

中常侍

召取衣冠臨拜復止 前漢大將軍王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不拜其見憚如此

我翁我母 續漢書靈帝以張讓趙忠段貴等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帝嘗曰張常侍是我翁趙常侍是我母

休沐閉門絕賓 東觀漢記蔡倫字敬仲為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沐閉門絕賓

閹人為常侍 朱穆諫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中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參預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

假貂璫之飾處

常伯之任穆拜尚書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寖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

十常侍靈帝時宦者張讓趙忠等凡一十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頭懸南郊以謝百姓帝以御史承讓等旨遂誣鈞學黃巾道掠死獄中章重上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

一心王室不事豪黨鄭衆字季產為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首謀誅之以

功遷大長秋

處朝忠謇

陸凱上疏曰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今大晉之龍逢也

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忠直

前漢劉更生遷散騎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朝夕進規獻

魏志應璩雜詩云散騎帝師友朝夕進規獻為散騎侍郎遷常侍文章敘云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歷散騎侍郎

上萬幾論

蔣濟字子通上萬幾論文帝善

之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使恩施足死患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尚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稱揚漢美 衛臻丞相户曹遷散騎常侍文帝踐阼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議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凌波而前 徐宣遷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浪暴起帝船迴倒宣為在後凌波而前羣僚無至者帝壯之

故師 魏畧高堂隆為平原王師明帝立以隆故師拜散騎常侍甚見禮敬

行步顧景 何晏字平叔有才能曹爽以為散騎常侍美姿儀人疑其傅粉行步顧景

姿才容貌 蜀志孟達字子度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貌為散騎常侍**推為**

顔淵 晉梁益士傳云文立字廣休師事譙周門人共推立為顔淵陳壽李宓為子夏立在晉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在員内

在員内上常媿有累清談 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世祖出南郊侍中當參乘詔曰使鄭常侍謂默曰卿知其何以得參乘昔州内舉卿相輩常媿有累清談

對政事 默為散騎常侍武帝問以政事對曰勤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阻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帝善之

金貂換酒 阮孚字遥集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為所司糾彈帝宥之

選望重輕 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望重以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宋孝建三年武帝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顔竣奏以孔顗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望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

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既而常侍之選與吏部俱貴**寓直**潘岳秋興賦序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
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岳特任
中郎將即騎省官故曰直**班同中書**華嶠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治禮音
律天文術數南省文書門下撰集皆典之也**以道清粹重於朝廷**程咸博學洽通文藻
清敏其以為散騎常侍　業以道清粹重於朝廷向下原本脫去注語其注中程咸云云乃王隱晉書之文當
別為一條而失其標目令無可校補姑仍之**俱掌直諫**傅玄字休奕為散騎常侍晉受禪進爵加
駙馬都督與皇甫陶俱掌直諫玄志在拾遺多所匡救**宜綜國史**晉中興書庾闡有文章才識議
者以為宜綜國史於是否為散騎常侍**才藝簡亮宜居獻替**謝萬昇平五年詔曰前中

郎將萬才藝簡亮宜居獻替以為散騎常侍

博學有才氣

顧愷之字長康為散騎常侍博學有才氣而名士多與遊又善畫妙於時為人鈍而傲頗自矜尚故世愛其才藝而輕其傲忽數以為笑又文章志云世謂長康有三絶文章絶畫絶痴絶

有三絶

上

有夙望

荀鞮字令遠儀掾有望太宗深器之尚書左丞轉散騎常侍

機管要任不可久曠

晉起居注紀長兼侍中閔內侯侃所疾非日月可愈機管要任不可久曠今轉為通直常侍給騶兵

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

太康七年詔尚書馮紞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苦未差屢求放退其以紞為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

拾遺左右

泰始元年詔給事黄門侍郎王珣理識通原篤志好學不殞先業宜在左右之列給事中何遵公亮貞烈有才幹器任久歷朝位試用自效各宜甄敘拾遺左右者也其以珣遵並為散騎常

侍使分典內省事更讀文書八歲侍講晉諸公讚司馬駿五六歲能書數魏王為帝駿年八歲為散騎常侍躭翫典藝博物洽聞干寶晉紀詔騎都尉譙周閒居守道不仕危國蜀亡之際勸劉禪歸命有忠主濟民之謀及躭翫典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其以為散騎常侍與中書參典著作華嶠集詔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荅顧問掌贊詔令平處文籍故前是多用言語文學之士議郎華嶠有論議著述之才其以嶠為散騎常侍兼與中書參典著作事嶠表謝云非臣典筆申辭所能陳謝敏於應對陶氏家傳濬遷散騎常侍博洽書傳善屬文敏於應對兼美姿容每朝讚導同僚常推君子焉才志器局當為黃散山公啟事郄詵才志器局當為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也又曰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遂用郄詵素行上非其好竹林七賢傳阮籍字嗣宗高貴

鄉公立以為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處巳以廉

郭子曰鍾雅白左右丞桓彛從吏部為常侍常快恨之獨處巳以廳

八座三蟬

宋何戢為太子詹事上欲轉戢領選尚書令欲加戢散騎常侍褚彥回曰領選職方皆小選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巳在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秩以驍游亦不為少迺以戢吏部尚書驍騎將軍

貂蟬從兜鍪中出

南齊周盤龍拒魏有軍功年老求解職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

飛蟬集冠

梁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止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貂之兆後遷散騎常侍

第三清

後魏明亮為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

誤授官祿

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郭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沉吟曰

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産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不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

王言遺滯 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省逋惰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

位在中書之右 宋弁為散騎常侍尋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美其被知遇如此

今日誰相對 三國典畧齊遣散騎常侍崔瞻聘於陳瞻辭韻溫雅南人欽服乃謂之曰常侍前朝何竟不來今日誰相對者

上殿不下有賀雅 梁賀琛為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詳雅故人呼之

荅問處當皆有條理 吳志薛瑩既至洛陽為散騎常侍荅問處當皆有條理

臥鎮六軍 晉中興記紀瞻轉領

軍眾乞退不許及王敦之逆詔上殿參定謀策復加散騎常侍以病辭帝曰今日之事正當賴先帝社稷之忠臣豈得如君之所論但為朕臥鎮六軍則所益不少贍奉詔便出申將軍令

衛左右甚有清才 王讚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衛左右甚有清才

南郊奉乘西省文辭 陳徐陵讓表云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此吾任城 梁散騎常侍盧陵王讀膂力絕人馳射遊獵發便命中高祖常曰此吾任城也

舞胡致位五品 唐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李綱上疏諫曰謹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仕伍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言雖激切而高祖不見聽納

登牀 劉洎性疎俊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以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

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前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以納諫為對**師登改左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為對**朝廷推其名望**崔玄亮朝廷推其名望遷散騎常侍**請延英請對**宋申錫為鄭注所搆獄自內起散騎常侍崔玄亮率諫官十四人請延英請對言訖嗚咽文宗為之感悟**近密非賢不可居**苗晉卿字元輔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章表詔命**六典東晉併中書入散騎省故庾亮讓中書監曰方今併省不多官往年以中書事并付散騎此事宜也方今喉舌之要則任在門下章表詔命則取之散騎殊無事復之中書也**望南宮侍郎如仰霄漢**案此條注文原缺

通直散騎常侍

宜在機近規納善言晉起居注惠帝永寧元年詔散騎常侍王睿性識明徹日新匪懈宜在機近規納善言

機管要任不可久曠紀長兼侍中関內侯所疾非日月可愈機管要任不可久曠令轉為通直散騎常侍

歷任左右劬勞內侍臧榮緒晉書泰始十年詔程咸忠誠直正幹理貞固博學洽通文藻清敏歷任左右劬勞內侍乃心在公夙夜不懈其以咸為散騎常侍左通直郎

通直殿中陶氏職官要錄泰始十年詔東平王楙為員外常侍通直殿中與散騎常侍通直通直之號自此始也

鮑通直復是何許人梁鮑泉嘗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織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泉怪馮復欲辱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南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

唯取梁

元帝素琴一張後周裴尼爲通直散騎常侍從於江陵所獲軍實悉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惟取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

宿衛不宜曠朱鳳晉書左軍陳與騫之子以父老求去職宿衛不宜曠詔以爲通直常侍

御筆除通直字北齊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直字遂爲正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閒任外位晉諸公贊任城王陵齊王攸皆爲魏員外散騎常侍于時公族移在閒任外位

才幹學義王隱晉書吏部李重啟東莞太守曹嘉之皆才幹學義先代之後可補員外散騎常侍

給本俸以終餘年咸康八年員外散騎常侍孫朝年八十告老遜位司徒王導表朝恩優泰聽其順養

棄身茷宇絕榮仕祿宜給本俸以終餘年

在員外 臧榮緒晉書張天錫字公純降氏為苻融征南司馬謝玄等大破氐軍於陣歸國以為散騎常侍在員外

擢登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輝 顧凱之拜員外散騎常侍表云不悟陛下聖恩所加擢登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輝

貌類太宗 檀道鸞續晉陽秋吳隱之為員外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初議以為黃門侍郎而隱之貌類太宗上不忍視故改

馬

並驅函簿 梁朱异為員外常侍侍中領軍中書舍人四職並驅函簿近代未之有也

尚書南座無貂 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貂自琛始也

散騎常侍

割肉歸遺細君 前漢東方朔為常侍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

其同官曰伏當早歸請以賜肉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
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
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
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宗室謹重 魏志曹爽字昭伯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見親愛及即位為散騎常侍

機捷談笑有文風 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文彩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征毓上疏諫止

集羣書作皇覽 魏劉劭字孔才為散騎侍郎集羣書作皇覽

阿九 魏略孟康以郭后外屬恩寵特踰於常遷轉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多貴子弟或以高才儒英充其選而康獨緣嬪嬙雜在其間故時皆輕之不復呼其姓字謂之阿九

選親舊文武之才 桓氏家傳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親舊

文武之才以為賓宴之臣賓宴之臣上少有名望吳錄顧悁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

倶有美稱王洽導諸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倶有美稱弱冠除散騎侍郎俶儻高雋

寵益當時郄超字景興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俶儻高雋寵蓋當世除散騎侍郎撰正

音訓徐邈字先民遷散騎侍郎居西省嘗撰正音訓前後十年多所補益使不辱命晉陽秋王

彼使不辱命擢拜散騎侍郎紀棠彼字疑有悮張華請觀馮恢干寶晉紀處士馮恢至行過人

以為散騎侍郎恢至上謂張華定何人也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為賓客者

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以恭時論確然少之視酒爐雖近邈若山河臧榮緒晉書向

秀為散騎侍郎公使乘軺車經昔與嵇阮共遊酒爐前過乃嘆曰吾昔與嵇康阮籍屢遊此爐自嵇生及阮公

没吾便為時所羇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也

與尚書共論　華嶠譜叙華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勵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即深文論駮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輙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

通直散騎侍郎

年三十起家　晉中興書郗曇年三十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

三儁共掌帝儀　李瑾美容貌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黄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修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男甥之國王盧瑾外兄

員外散騎侍郎

在員外 晉起居注大興四年詔令以前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為散騎侍郎在員外 **簡其才** 晉中興書苻堅青州刺史苻朗降烈宗詔曰朗洞明逆順望風歸化既嘉此識亦簡其才可員外散騎侍郎置無員

清華所不為 郅撝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荊蠻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為國常侍轉員外散騎侍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

忠誠義烈 晉起居注載建武元年令曰前堂邑內史魏文忠誠義烈其以為員外散騎侍郎

侍東宮 永昌元年詔以新立世子王悅為員外散騎侍郎侍東宮

顯侍帷幄 謝安表云　崇此下原本有缺

左諫議大夫

前漢百官表郎中令秦官屬官有大夫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

後漢百官志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大夫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漢官曰三十人

後魏亦置諫議大夫

隋百官志後齊集書省有諫議大夫七人後周地官府

有保民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葢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
置太子諫議大夫四員隋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
帝廢之
唐百官志門下省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諭
得失侍從贊相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
匭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塗以方色列於朝堂青
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諂諫
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寃在西陳抑屈者

投之黑匭曰通玄在北告人祕謀者投之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匭使其後同為一匭天寶九載玄宗以匭聲近鬼改理匭使為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寶應元年命中書門下擇正直清白官一人知匭以給事中中書舍人為理匭使建中二年以御史中丞一人議大夫一人為知匭使投匭者先驗副本開成三年知匭使李中敏以為非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乃奏罷驗副封武德元年置諫議大夫龍

朔二年曰正諫議大夫貞元四年分左右

中書省右諫議大夫四人掌如門下省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

六典諫議大夫四人正五品上貞元四年置八人四人隸門下為左會昌元年中書奏隋於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歷二年門下中書省侍郎升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官其諫議大夫望升為四品下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有五一曰諷諫風之以言二曰順諫謂知其有所不可不敢逆而諫之則順其君之所欲以微動之三曰規諫陳其規諫而正其事四曰致諫致物以明其意

五曰直諫直言君之過失

五代百官志周顯徳五年六月勅諫議大夫置依舊正五品上仍班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六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皆隸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至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升為正四品下仍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者官雖叙遷位則降等至是以其遷次不備故改正焉

國朝大中祥符元年令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錢惟演立位在孫僅之下知制誥班序以先後不得以官至是以諫議大夫班在中書舍人上故申明之（給事中以下皆無員不專職本省之務分任之中外為位）

元祐令左右諫議大夫從四品

為聖主得賢臣頌（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武歌于太學宣帝召見武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議

大夫娛侍朝夕

褒為諫議大夫始上頗好神仙褒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擢拜諫議大夫太子不安忽忽善忘詔褒等往太子宮娛侍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太子喜褒甘泉洞簫頌令左右誦之

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

王吉字子陽為諫議大夫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氏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吉遂謝病歸

虛己問政事

貢禹字少翁元帝徵為諫議大夫數虛己問政事時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宮室有制宜從儉從之

秩八百石

禹上書曰陛下過意徵臣拜為諫議大夫秩八百石奉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嘗賜四時雜繒絮衣服酒食諸果物德甚厚

捕繫掖庭秘獄

劉輔以美才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飛燕為后輔上書曰

陛下乃觸情縱欲傾以卑賤以毋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臣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書奏捕繫掖庭秘獄於是左將軍辛慶忌等俱上書曰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見擢為大夫其言必有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行慘急之誅摧諫議之官震羣下失忠直心於是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病終于家

舉止方正 孔光字子文經學尤明舉止方正為諫大夫

賢良方正 何武字君公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召對策拜諫大夫

耆老久次 揚雄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好古學道甄豐父子劉棻為莽所誅雄時校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投閣垂死詔勿問京師之語曰惟寂惟寞自投於閣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與肴從遊學

賢者宜篤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

相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哀帝時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闕崇薦勝徵為諫大夫引見勝為龔舍及甯壽人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尚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有詔為駕

上書言七亡七死

鮑宣為諫大夫哀帝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數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户下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賊盜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遺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逃六亡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

深刻二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横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羣臣幸得專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于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俱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知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以岩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於幸臣董賢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急徵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位皆歷三公可大委任者也上以宣名儒優容之乃徵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黄門郎十餘人

其言少

文多實 宣優為諫大夫每居位常上書諫諍其言少文多實

雅意在本朝 蕭望之累遷諫議大夫時選博士諫議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曰陛下哀念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知善願陛下選明經術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書聞徵入守少府

上書求見 龔勝為諫議大夫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賤吏多不良風俗漸薄制度太奢刑罰太深賦斂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

以行修飾 劉更生既冠以行修飾擢為諫大夫

通才謇正 後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

數有忠言 王良字仲子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

諫西

夷獻幻人 謝承後漢書陳禪字紀山拜諫議大夫永寧中西夷獻幻人能吐火易牛馬頭自支解其身元日作之禪離席諫之云云

數陳讜言 傳翻轉諫大夫數陳讜言上嘉之

犯顏諫諍 虞永字叔朗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謇犯顏諫諍以俸祿賑諸生

賜歸天子思之 江革轉諫議大夫賜歸天子思之革與母居至孝為母炊不委妻子常輓鹿車載母母卒哭不絕聲服竟不脫太守遺掾釋除之詔齊相曰諫大夫江革以病臨賜穀千石長吏八月存問致羊酒以終其身

乘高車出闕 郭丹少從學長安入函谷關慨然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當為都講諫議大夫持節賜歸南陽去家十三年乘高車出關

引弟子升堂執經 華嶠後漢書桓榮遷諫議大夫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命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辨說

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 袁崧漢書劉陶諫大夫靈

帝時上疏言天下亂由宦豎宦豎共譖之詔收黃門北寺獄陶知必死乃曰臣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儔事收乃悔時何及閉氣而死

言絕水退

楚國先賢傳陳宣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洛水溢出城門校尉欲藥塞之宣曰周公卜洛為萬世基水必不入城門如有災異人主解謝塞之何益況朝廷中興聖主天下攸歸水必不入言絕而水退也

十日不炊

三輔決錄第五頡字子陵為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有揚雄之才

華陽國志九字伯仁侍中賈逵薦九有揚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辟雍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魏賈逵自為兒童戲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也口授兵法數萬言為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後魏張普惠為諫議

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置笏於地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常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原所答者

處不諱之朝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諫議大夫王珪曰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以諫官隨之欲其與聞政事有所開說

諫獵 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顧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為忠矣

能以瓦為衣必不漏 谷那律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曰油衣若為得不漏

耶律曰能以死為衣必不漏太宗大悅賜帛三百段

諍臣諫其漸

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太宗問舜作漆器禹彫其俎當是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曰彫琢害農事纂組婦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諫其漸及其盈滿無所復諫上然之

真諫議

蕭鈞為諫議大夫時有左武候別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命有司殺之鈞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死罪謂侍臣曰真諫議也

仗下言得失

宋璟吏部侍郎時玄宗嘉其正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後力言朝廷得失

真諫官

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令酒酣各為迴文詞衆皆諂言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

稱之曰此真諫官也**職在箴規**上**有諫臣體**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

上疏論興元監軍孔敏行元和元年拜諫議大夫上疏言興元監軍楊叔元陰募卒為亂殺節度使李絳人不敢發其事敏行上表極諫諍之故叔元得罪

論朝政得失張薦擢諫議大夫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連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言於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主善惡二者不可兼政秘書少監

朝廷有直臣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時裴延齡以姦佞用事時大臣陸贄等咸遭譖毀城乃伏閤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金吾將軍張萬福年八十聞之往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萬福自此名重天下

凌蔑公卿大臣李景儉字寬中遷諫議大夫性既矜誕寵擢之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既甚貶

建州刺史朱幾召還復為諫議大夫景倫朝退與知制誥馮宿楊嗣復舍人温造員外郎李肇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倫乘醉詣中書謁丞相呼王播崔植杜元頴名面疏其失貶漳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之

乘醉謁宰相

上

諫免崔發死

張仲方為諫議大夫時鄠縣令崔發因辱小黄門敬宗赫怒付臺推鞫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

人皆想望風采

陽城隱於中條山德宗召之乃衣褐赴京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及為諫官紛紛言事天子益厭苦之

請先出閤待罪

李渤長慶初為諫議大夫敬宗即位坐朝晝晚一日入閤坐不久羣臣侯立紫宸門外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閤待罪於金吾仗

語次換杖乃止

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為之 張宿布衣諸生也憲宗為廣陵王時出入邸第泊監撫之際擢授左拾遺後上欲以為諫議大夫李逢吉奏曰諫議取要重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為之宿細人不足以汚賢者位上不悦出逢吉為劍南節度

延英相見 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與同職廷奏諫之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讜言直氣 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喜之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留為給事左右尋兼太子侍讀

伏延英 淮南節度使王播厚賂貴要求領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朗等伏延英疏論之不

敢異論 李讓夷字達心升諫議大夫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官宰臣李石奏闕官上曰卿可盡言令咏諫議大夫姓名進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俶帝曰讓夷可也李固欲言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節下秉筆記注為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異論其為人士大臣知重如此

清慎高亮 後漢書周舉梁商表為從事中郎商病甚帝問遺言對曰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論事有諍臣之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惕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卻作諫議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令擢卿諫議大夫

閤內論校獵 武宗幸涇陽校獵白屁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等於閤內論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方用兵師且宜停止帝優勞之諫官出謂宰相曰諫議官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舁櫬詣朝堂極諫

九國志閩王延羲立不恤國事好戈獵誅丞相及宗室勲舊左右懼禍諫議大夫黄峻舁櫬詣朝堂極諫延羲曰老輩風狂不足怪貶漳州司户

諫朝士杖決 鄭元弼延羲襲位授右諫議大夫詩延羲女下嫁百官不賀延羲怒朝士決杖者十有二人元弼為之力諫延羲曰卿仰魏徵何如人乃諫不止也元弼曰陛下幸似唐太宗臣方魏徵可矣延羲解怒

朕之汲黯 國朝田錫資骨鯁學士承旨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十三篇真宗手詔褒獎常自謂曰田錫朕之汲黯也

不歷郎中員外 春明退朝錄近世鄭文肅劉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呂給事卿鄭中丞潤文皆不歷郎中員外而使為諫議大夫

帶墜 筆談諫議班在制誥上若帶代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起居郎

後漢馬皇后撰起居注

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酬答後别置起居注二人以它官領之

隋百官志北齊有起居省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校書郎各二人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著作之任自此分矣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

以納言統之煬帝内史省加置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次舍人下

唐百官志門下省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下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下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分

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高
宗臨朝不決事有司所奏唯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
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舍人對仗承旨仗下
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
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卒推
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易置而起居郎猶因舊制勅稍
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唯編詔書
不及他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

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入閣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有令三人贊者六人貞觀三年置起居郎二人廢舍人龍朔二年曰左史天壽元年如之

六典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起居郎因起居注以為名起居注者記錄人君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皆其事也宋衷世本云沮誦倉頡為黃帝左右史周書穆王時有左史戎夫書前代存亡之誡諸侯之國亦立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魏晉以來皆中書著作兼修國史及北齊集書省領起居注令史之從七品上後周春官府置外史掌書言及動作以為國志蓋其任也令史三人先置楷書

手令改為令史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時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於國史馬漢獻帝及西晉以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自隋置為職員列為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為卷以送付史館焉

五代百官志後唐同光元年起居郎起居舍人各置一

半

國朝官品令起居郎從六品

記善惡以為鑑誡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錄何事大抵人君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史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鑑誡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召令侍書

遂良秘書郎遷起居郎尤工隷書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

罷封禪

遂良為起居郎貞觀中詔有事於泰山先幸洛陽有星孛於太陽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輙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大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

職當修注

杜正

倫如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

不敢不盡上執筆所記名為史

鄭朗字有融為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謂宰臣曰朕聞前日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麗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昨因申訓已誅之矣時郎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郎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名為史伏惟故事帝王不敢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生怨所以義不可觀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

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閒語不関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

人瑞 鄭仁表為起居郎文章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以婦公辭內職 獨孤郁遷起居郎權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辭內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須氏族之家選尚公主者

隨宰臣記事 馮定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延英記事宰臣不樂

純用科名人 國朝唐詢江東轉運使因辭得上殿言執政純用科名人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修注闕仁宗遂用詢

左司諫

唐百官志門下省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掌供奉諷諫

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

職官志左補闕二員從七品上古無此官天后垂拱元年勅記言書事每切於旁求補闕拾遺未弘於歷選瞻言共理為藉衆才寄以登賢期之進善宜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左右拾遺各二員掌供奉諷諫行立次左右史之下

六典左補闕二人從七品上皇朝所置言國家有過闕則補正之故以名官焉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蓋取此義後漢伏湛出入禁闈拾遺補闕魏志文帝勅侍臣曰公卿等宜拾朕之遺補朕之闕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拾遺獻可替否晉職官志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魏孝文帝令侍中李冲補闕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員天授初左右各

三員通前為十員神龍初依舊各置二員其才可則登不拘階叙又置供奉無數 左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五代百官志後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

國朝雍熙五年詔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

元祐官品令左右司諫七品

職在諫曹 唐權徳輿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佞判度支徳輿上疏切諫云臣職左諫曹令採羣議

敢瀝肝血伏待刑書

不甚檢束　柳渾天寶初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疎放職不甚檢束察長將爲笞其疎縱渾不樂乞求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爲左補闕

握筆草狀　劉寬夫爲左補闕與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詔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前來寬夫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忱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釋之

諫公主出降行五禮　施敬本爲左補闕開元十二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禮敬本與張烜李銳等上疏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扆下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之所猶北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以魯侯爲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制今欲紫宸殿行禮即當人臣攝行馬入於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筵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寡君子有事於主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

張既瀆威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並請權**孜孜獻**
於別所玄宗納其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納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
宰相裴垍廷語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
遷轉可謂酬勞無媿矣嚴補闕官業或異
於斯時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恐而退**賞一逸人可**

勸天下國朝真宗咸平五年終南山處士种放對於便
殿上親撫勞命坐語久之館於都亭驛尋授左
司諫直昭文館上謂宰臣曰放召對來詢以民事則曰
徐而化之問以邊事則不對但言愛民而已久之言所
有獻納俟形於章疏然亦有就祿之意且曰跡孤朕諭
以俟升班列必見朝廷清肅排擯之事無敢為者賞一
逸人可勸天下**出自宸選**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
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
自宸選今不可壞他祖宗法度若臺諫官是大臣自除
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稱死罪悸汗浹背

父為宰相子為諫官唐元和元年杜從郁徙為左補闕韋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為左拾遺遺補雖資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為秘書丞詔中書為之辭文宗以魏謩為補闕上嘗言於宰相曰太宗得魏徵參裨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於朕內備述諫疏激切侍臣舒元褒司遺補官秩雖卑下侍臣也車轍見拾遺門斗量注下

左拾遺

唐百官志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同補闕

職官志左拾遺二員從八品上見補闕

五代史見補闕

六典左拾遺二人從八品上皇朝所置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漢汲黯顧為中郎署長出入禁闥補闕拾遺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續漢書張衡為侍中從容諷議拾遺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對又孝文帝命侍中丘惟拾遺左右創立四員

國朝雍熙五年改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元祐令左右正言從七品

秩卑選重唐白居易上疏云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謹按六典云云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

以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畢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惡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位未足惜身未足惡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身是諫官月請諫紙 居易與元稹書云僕在翰林日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濟救人病裨補時闕難於指言者輙歌詠之欲稍聞於上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詩人命蹇 又書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之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况詩人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

額叩龍墀 劉栖楚為拾遺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苦諫云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進止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搕頭見血

上為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

擢自草澤 竇羣隱居毗陵以節槩聞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園丘茂異薦羣獻其書不報復薦羣召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為侍御史

諫沉香亭子 李漢為左拾遺敬宗始治宮室波斯賈人李鱗沙獻沉香亭子漢乃上疏論之曰若以沉香為亭子即與瑤臺瓊室事同又奏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勑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出為從事

諫觀酺樂 嚴挺之為左拾遺先天二年睿宗詔三日三夜御安福門觀酺樂挺之上疏四不可云云伏望晝則歡娛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

益聖朝乃止

諫除授不由中書

薛廷老寶歷初與舒元褒李漢俱為拾遺在閤內言臣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臣恐自此紀綱浸壞姦邪恣行乞聖恩詳察帝驚聲曰更有何事元褒進曰陛下近日修造太多帝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俯首不能對廷老奏曰臣等是諫官有所聞即合奏論亦豈知陛下修造之所但見般運木絕多即知修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帝曰如所奏然後各復位

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

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擒拿虞仲祗人笞其背者臣謹按國朝政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令溫造蔑朝廷故典凌陛下近臣恣行胸臆曾無畏避伏以事有雖小而關理分者即不可失也理分既失亂由之生拾遺補闕官秩雖卑乃陛下近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

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違造乃曳立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違又捉其從人當時罷不上聞所以強暴益甚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不因此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朝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又聞近日以來應合有導從官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禮太過自今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獻大像閣賦 許景先神龍初為夏陽尉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擢左拾遺

不數年出將入相 蕭嵩為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為友館而禮之表薦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玄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

堪為諫諍之官 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為左拾遺

三諫不聽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托疾歸鄉里柳匧子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奥目為柳篋子斗量天授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故為謡諺誚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諫迎軒轅先生宣宗大中十一年右補闕葉敬左拾遺王譜右拾遺陳嘏等上疏諫迎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云云卿等位當列職論在諫司聞示來章深納誠意團句把麻通事舍人宣詔舊令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聲摘句以取及呂溫為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也時柳宗元戲言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也即日上疏論諫職元稹自校書郎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登科第者十八人稹第一制下除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

坦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

諫營興泰宮

盧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諫曰竊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矣聞土階三尺茆茨不剪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疆為帝王之烈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别館亦已多矣更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者

諫為公主廣第宅

辛替否為左拾遺景龍中安樂公主府所補官屬多非其才中宗為公主廣第宅替否諫曰臣聞王者牧黎庶建百官莫不慎器與名畏怨重禍不激詭以求進不貨賄以求榮公侯伯子男五等各以功為先後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為次第伏惟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其仰束帛不充於錫何愧於無用之臣何慚於無力之士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臣聞禍生有胎福生有基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

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補之酒房庫以賜之壯宅第以居之廣池臺以樂之可謂至備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賣成憎嫉禍福為禍何所恃乎文價益重五代史王祐文傲唐同光初與桑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祐文以同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益重書命

有元和之風案此條原本缺注

諫院

國朝舊常以省官二員判院事其員有左右諫議大夫
司諫正言天禧元年詔別置院
慶歷三年知制誥田況言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

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間則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顯而異其分也今冗庫冗散之吏尚赴内朝豈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取諸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内朝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兼王素歐陽修蔡襄

皆以它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體未便欲乞令後綴小兩省班次所貴名體相稱副陛下選求之意詔今後比直龍圖閣及修起居注例令每日赴

內朝

四年詔自今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十一月

詔始如先朝置諫官六員

至和二年詔臺官不許相率上殿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禄言近令諫官綴左右兩班

序立仗續准御史臺閱報令臣歸本官班序立仗謀其政者必在其位令修起居注行起居舍人起居郎事直舍人院行中書舍人事同知諫院行司諫正言事者也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苟行其事必立其班所以明職分而勤官守也令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特令綴小兩省班

置印唐文宗太和年置諫院印

相惜諫官以章疏之故憂患畧同臺中則務糾彈舉省中多士吉趣

不一敘言遺補相悄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減郎位進奉恩澤國朝嘉祐八年知諫院司馬光奏諸路進賀登極表至京師刺送一例推恩乞止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管之人非親人等除齋郎及差遣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後來因循不能釐正國家爵祿本待天下賢才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況近年官吏繁冗千倍於國初之時若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無服屬並量賜金帛弗聽

奏事近侍立兩廳治平元年以同知諫院呂誨奏先帝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即左右近侍皆引避於兩廳故得從容論議事無泄於外者臣請登對時近侍皆引避從之

起居院

國朝初置但闕勅送史館不復撰集

淳化五年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泌言乞置起居院復
左右史之職修集記録以為起居注每月與時政記同
送史館遂徙置院於禁中自後授者為同修起居注增
置楷書二人月給公用錢十千表紙五百番凡宣徽院
客省四方館閤門御前忠佐引見司制置進貢辭謝游
幸宴會賜賚恩澤之事五日一報翰林麻制徳音詔書
勑榜該沿革制置者門下中書省封册誥命進奏院四
方官吏風俗善惡祥瑞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殊異之事

禮賓院諸番職貢宴勞賜賚之事並十日一報吏部文臣除拜銓選沿革兵部武臣除授司封封建考功謚議行狀户部土貢旌表州縣廢置刑部法令沿革禮部祥瑞貢舉祠部祭祀奏日道釋條制太常雅樂沿改禮院禮儀制撰吉凶儀注司天風雲氣候祥異證驗宗正皇屬封建出降宗廟祭享制度大理寺刑律起請並一月一報内外鹽鐵金穀增耗度支經費出納户部版圖升降歲終一報内外臣寮上章利害詞采可賞事理可行

者中書具章表封下每季編達史館以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秘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

四月梁周翰等上言謹按記曰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又曰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春秋傳曰君舉必書言者尚書是也事者春秋是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自魏至晉起居之職歸於著作其後亦命近臣主掌其事至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座

左右記録帝言及賓客酬荅之語後又别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内史唐起居之官隷門下顯慶中郎與舍人分屬兩省每皇帝御殿左右史夾香案分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首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凡典禮文物冊命啟奏臣寮薨免懲惡勸善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終則授於史官以俟筆削長壽中宰相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白宰相史官無由而書遂

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知撰録季終撰授於史官即今修時政記是也元和十二年詔每遇坐日如事有可備勸戒合記日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記録仍依舊例季終送史館太和九年詔郎舍人准故事入閤日賫紙筆立於螭頭以記言動伏乞今後應有崇德長春殿每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編為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其樞密院事関機密亦乞命本院逐月具合書事件實封送史

館自餘百司凡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並乞依臣等所請特降勑命具條件關報起居院每月具所編錄封送史館從之仍令郎舍人下直於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以付史官周翰等又言每月起居注願先以進御後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至道二年李昉拜平章事加監修國史建議復時政記故事時政記月終送史館昉以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大中祥符八年移院於右掖門外之西廊時

禁城火故徙於外元祐三年復徙右掖門之内
至和元年知制誥賈黯言每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
其咨訪之際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臣竊惜之欲
乞令修起居注入侍閤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録從之治
平二年以實錄院檢討官集賢校理宋敏求諸王府記
室參軍直集賢院韓維並同修起居注初修注直閤中
書進敏求及集賢校理楊繪英宗問修起居注選何等
人宰臣對曰例以制科進士高等與館職有才望者兼

用楊繪皇祐五年第二人進士令以次當補帝曰修起居注即知制誥豈宜以次補乃命易之

熙寧四年詔諫官兼修起居注者因後殿侍立亦許奏事從張琥之請也

浮薄 治平三年以同修起居注章衡知汝州以諫官御史蘇寀劉庠吳申等言其浮薄故黜之

典儀贊者

唐六典典儀二人從九品下 周禮秋官有司儀蓋其任也齊職儀云東宮殿中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史闕其品秩梁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贊唱奏之

事宋服武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從第五品史闕其員及所掌皇朝置典儀二人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末李義府為之自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

贊者十二人隋太常寺有贊者十六人鴻臚寺有十二人皇朝因之隸門下省掌贊唱為行事之節分番上下亦謂之番官

典儀掌殿上贊唱之節及設殿庭版位之次若元正冬至凡大朝會王公升殿既坐酒至而起皆傳贊唱而為之節若國有大禮侍中行事及進中嚴外辦之版皆贊相焉

國朝大朝會則遣官攝事

城門郎門僕

唐六典城門郎四人從六品下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蓋城門郎之任也初漢置城門校尉員一人秩二千石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一百二十人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氏品第四秩二千石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但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掌宮殿門户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三品下太和末第四品上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第四品上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中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五門之禁令又置城門中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皆其任也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從四品下煬帝三年又隸殿内省十二年又減一人降為正五品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從六品又隸門下省皇朝因之

門僕八百

人按晉光禄勲左中郎將有崇禮等門僕各二人隋有太廟郊社門僕皇朝城門郎置門僕分番上下掌送管鑰

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奉其管鑰而出納之明德等門為京城門朱雀等門為皇城門承天等門為宮城門嘉德等門為宮門太極等門為殿門通內等門並同上閤門東都諸門准此開則先外而後內闔則先內而後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擊鼓之節而啟閉之承天門擊曉鼓聽擊鐘後一刻鼓聲絕皇城門開第一鼕鼕聲絕宮城門及左右延明乾化門開第二鼕鼕聲絕宮殿門開夜第一鼕鼕聲絕宮殿門閉第二鼕鼕聲絕宮殿門及左右延明門皇城門閉其京城開閉與皇城門同初承天門擊鼓皆聽漏刻契至乃擊待漏刻所牌到鼓聲乃絕凡皇城宮

城闔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後丑而出夜盡而入京城闔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時而出有命啓閉則請閤覆奏奉旨合符而開闔之凡車駕巡幸所詣之所計其應啓閉者先發而請其管鑰及至即開闔如京城之制

國朝大朝會則城門即遷官攝事

符寶郎 主寶 主符 主節

唐六符典寶郎四人從六品上周禮地官有司掌節春官又有典瑞并其任也自漢以来唯旌節稱節餘皆號符馬寶即璽也秦為符璽令史記云始皇出遊會稽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從趙兼行符璽令事是也漢因秦置符節令丞屬少府漢官云秩四百石漢書云昭帝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符璽郎取璽郎不與光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壯之增秩二等後漢别為一臺亦屬少府置符璽令一人為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領尚符璽郎中四人兩漢皆傳秦六璽及傳國璽魏符節令位次御史丞晉武太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宋因之齊置主璽令史於蘭臺以侍書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并置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置符節令領符丞郎中和從第四品中太和末從六品上北齊御史臺領符節署令一人領符節郎中四人後周天官府置主璽下士四人分掌神璽傳國璽與六璽之藏隋初門下省統六

局符璽局置監二人正第六品上直長四人從七品上煬帝三年改為郎從第六品皇朝因之置符璽郎四人則天更名符寶郎受命及神璽等八璽文并瑑為寶字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改為符寶郎從璽文也

主寶六人 寶即璽也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右者印璽二名尊卑共之諸侯大夫印亦稱璽春秋左傳曰季武子使季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主寶掌之分番上下亦謂之番官

主符三十人 漢文帝初與郡守為竹使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鎮圭徵兵為銅獸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牙璋各分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皆符合為信六國時魏公子無忌竊兵符矯命殺晉鄙則六國亦有之後漢太守都尉初除與璽書及發兵亦與璽書或與詔書姦偽刻造無由驗知至順帝以此制煩擾但召符節令發銅獸竹使符璽歷魏晉宋齊梁陳皆用之後魏有傳符歷北齊隋皆用之武德初為銀菟符後

改為魚符又有傳符主符掌之分番下上亦謂之番官

主節十八人掌守播節並分番上下謂之番官

符寶郎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於内既事則奉而藏之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禮禪神祇徐令言玉璽記曰玉璽者傳國璽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為之其文李斯所製面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璽上隐起為盤龍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秦滅傳漢歷王莽為元后投之於地遂一角缺莽既滅校尉公賓就收璽綬詣更始於宛更始敗以璽歸劉盆子盆子降面縛上璽綬光武光武祠於高廟受傳國璽至靈帝崩少帝失位掌璽者投於井中為孫堅所得袁術拘其妻而奪之術死荊

州刺史徐邈得其璽還許上之漢魏傳至晉懷帝璽沒於劉聰聰死劉曜得之又傳於石勒石季龍冉閔石季龍磨其隱起之文又刻其傍為文曰天命石氏後冉閔敗其將蔣幹求救於晉遂以璽送建業永和八年也歷東晉宋齊梁侯景竊位為景所得景敗偽將侯子監盜璽走江東侯追兵至投諸佛寺為栖霞寺僧永得之陳永定二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獻陳亡璽傳於隋其璽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龍隱起文字巧妙一與傳國璽同形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璽及侯景敗送於齊文宣齊亡入周周傳於隋文帝初亦謂之傳國璽開皇二年改為受命璽至開皇九年江南得真傳國璽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璽

三曰皇帝行寶荅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旁采勳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荅

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漢舊儀曰天子有六璽皆白玉螭獸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虞喜志林曰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漢儀又云以皇帝行璽為凡雜以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以皇帝信璽發兵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璽外國事以天子之璽鬼神事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者布囊白素裏兩端縫尺一版中約署有事及發外國兵用天子信璽封拜外國及徵召用天子行璽賜匈奴單于外國王書用天子之璽下竹使符徵召大事行州郡國者用皇帝信璽諸下同獸符發郡國兵用皇帝之璽封拜王公以下遣使就授皆用皇帝行璽若車駕行幸以直侍中佩信璽行璽以從天子之信古曰璽今曰寶其用以玉其封以泥皇后及太子之信曰寶其用以金也凡大朝

會則奉寳以進於御前車駕行幸則奉寳以從於黃鉞之內（今元正朝會則進神寳及受命寳若行幸則合八寳為五輦函盝封盝以從行在）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以頒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軍折衝府諸處捉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銅魚符也）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魚符以付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徵召（親王及二品以上散官京官文武職官王公以上都督刺史及大都督長史司馬諸都護並給隨身

魚符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為木契若王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并行軍所及鎮兵五百人以上馬五百疋以上征討亦各給木契其在內在外及行用法式並准魚符五曰旌節周禮掌節職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今漢使所擁是也漢書曰戾太子遣巫蠱事懼不自明取使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初漢節純赤以太子符亦赤故更為黃旄加以相別蘇武在匈奴執漢節毛落並其事也所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勅書晉代留守將軍及軍發後更添兵為新授都督御史及改替追喚別

使若禁推請假勅許及別勅解任者皆須得勅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符之應用魚符行下者尚書符錄勅牒門下省奏請仍預遣官典就門下省對封封內連寫勅符與魚左同函封上用門下省印若追右符函盛封印亦若此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文其兩京留守符並進內若車駕巡幸留守右符付留守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官庶以銅皆題云某位姓名其官共有一員者不須著姓名即以官名其

曹司同者雖一員亦著姓名隨身者仍著姓名並以袋
盛其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六品以下
者飾以銅守五品以上者不佩魚若非時出使別勅召
檢校領兵在外不別給符契若須迴改處分者勘符同
（然後承用）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
之（若傳佩魚皆須遞相付十日之內申報禮部）木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
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守則左右
各十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
旌以專賞節以專殺
五代後唐同光中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受命之寶晉天

福三年製皇帝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徳允昌爲文刻
四年製皇帝神寶周廣順三年内同製國寶二用白玉方
六寸螭虎紐詔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命爲文
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
國朝傳其二寶太宗别製承天永命之寶寶用玉篆文
廣四寸九分厚二寸三分填以金盤龍紐絛以暈錦大
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玉斗方二
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飾以金裹以紅錦加紅羅泥金

夾帊納於小盝盝裝以金覆以麻暈褥飾以雜色玻璃碧鈿石珊瑚金精石馬腦文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帊載以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方匙灰匙大筯燭臺燭刀皆以金為之朝會則陳於御坐前大禮則別於仗衛中每上尊號有司製金寶以尊號為文雍熙三年以天下合同之印為天下合同之寶中書奏覆狀流内銓歷任三代狀用之御前之印為御前之寶樞密院宣命諸司奏狀用之書詔之寶翰林詔勅引録勅牒膀

用之至道三年皇帝受命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

文符寶郎大朝會則遣官攝事

頭可得璽不可得前漢昭帝幼沖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符璽郎不與璽光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壯之增秩二等

職官分紀卷六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戴均元
謄錄監生臣扶龍訓